

印度尼西亚山口洋华人的 元宵大游行探析^{*}

□ 郑一省

[摘要] 华人自18世纪就移民到包括山口洋在内的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为当地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宵大游行最初是华人的一种“迎神日”仪式,后来慢慢发展成“神人交汇”的盛大的多民族文化活动。

[关键词] 印度尼西亚山口洋;华人;元宵节;大游行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119-05

An Analysis on the Lantern Festival Parad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kawang of Indonesia ZHENG Yi-sheng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overseas Chinese have migrated to Kalimantan Barat of Indonesia, including Singkawang, and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local development. The Lantern Festival Parade is originally a ceremony of the Gods-welcoming Day celebrat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Gradually, it develops into a multiethnic cultural pageant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n and gods".

Key Words: Singkawang of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the Lantern Festival; parade

一、印度尼西亚山口洋 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山口洋(Singkawang)是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一个城市。它位于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三发之间,其西面临海,东面与南面分别由三座山,即尖山、芭西山和鬼头山(手指公山)所环抱,三岭逶迤,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一条河流即山口洋河流(大港)贯穿市内而过,蜿蜒入海。这个地方之所以被称之为“山口洋”,按通俗的说法是因为这个地方座山朝海,即面向大海,这也十分合乎逻辑。

山口洋的居民主要有华人、马来人、达雅人和爪哇人等。山口洋是印尼城市中华人最多的地方。根据2007年的估计,山口洋的人口大约有197 079人,华人大约有12万,占了全市人口的62%。^[1]山口洋的华人之中,方言群体较多,主要有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广府人、兴化人等。不过,这些方言群体无论来自什么地方,他们都讲山口洋市

面流行的“河婆客家话”,有所谓“潮州人也成客家人”之说。考察河婆客家话的来源,有的认为是移居此地的华人先民来自广东的海陆丰等地,也有人认为其来自潮汕地区的揭西,因为在揭西有一个“河婆镇”,那里的人说的方言为河婆客家话。

至于华人何时移居山口洋,从一些历史资料来看,华人移居该地区应该始于18世纪。根据史学家N. J. Korm的记载,18世纪的婆罗洲(西加里曼丹的旧称)分属二十多个马来王国所有,当地的采金业历史悠久。当地的考古发现,早在15世纪,爪哇移民已在内陆的上游河岸附近,从事采金活动。大约在1740年,华人矿工受当地马来苏丹之邀,从北部的渤泥(现今文莱)到西加里曼丹开采金矿。华人以坚毅耐劳的性格,苦干的精神,获得了非凡的成果。华人矿工的好声誉让其他苏丹尽相仿效,纷纷招揽到各自所属的境内开矿。18世纪中叶,三发县苏丹直接从中国请来了有

*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境民族研究基地”研究成果。

经验的华工来采金,这些华工从采金中获得了财富,因此婆罗洲有金矿,遍地黄金的消息不脛而走。^{[2](P223)}怀着淘金梦的年轻人,纷纷结伴南来。这些华工,大多来自广东河婆、海丰、陆丰、揭阳、梅县、潮州、福建等地。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有许多反清复明的义士、洪门组织成员,也纷纷乘船出海,一部分来到婆罗洲。^[3]

来到婆罗洲的华工,后来发展到山口洋各地。民国初年,有许多被卖到邦加、勿里洞锡矿的契约工劳,约满后,有的便来到西加山口洋等地,到山里开垦荒山,种植胡椒或橡胶,这些人大多数是河婆客家人,山口洋人讲的河婆客家话,也许与这些落户的矿工有关。除了这些华人矿工,聚集到山口洋的华人还有许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西加的其他县市而来的。1965年,印尼全国大动乱,处处排华。1967年底,山口洋附近的三发县全县骚乱,住在内地、山里的华人被凶残彪悍、持枪持刀的暴民抢掠,部分被杀戮,华人居住的村庄被烧毁,一片火海中,历代前辈开垦的耕地、胡椒园,尽毁一旦。至亲骨肉各奔东西,几千难民从山里逃亡城市,大部分涌进山口洋,后来被安置在难民营之中。这些难民,后来有的到印尼各地谋生,有许多在山口洋等城市留下来安身。^[4]笔者曾于2011年8月前往山口洋调查,在市的郊区发现了两个华人与达雅人混杂的村庄,那里也住着两千多名从三发等地逃难而来的难民。

山口洋的华人与达雅人、马来人一起,开荒耕地、捕鱼种菜,设厂经商,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山口洋市,以“大港”为界,划分为老埠头和新埠头,各有三条主要街道,成“三”字形并列而建。在老埠头有一条著名的“河婆街”,这是华人最先建立的第一个街道。早年的河婆街两旁房屋,采用盐椒树板作建筑材料,时达八十载的该街皇后旅馆,成姓的主人便是地道河婆人。中兴街,为新埠头当年最为繁盛的商住大街。山口洋新埠头开发较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发展。早年的新埠头,荒地一片,少数华人在此种菜。为了获取肥料种菜施肥,菜农们搭建了许多“屎缸”(厕所),供人方便,这新埠头新街道形成,初时取名为“屎缸街”。由于过于粗俗,欠文雅,随后更改名为“中兴街”,寓意中兴兴旺之街。在20世纪的50年代,山口洋人口仅有三万多人,由于山口洋地理位置重要,来往坤甸、三发、邦嘎、孟加影的游客都途径山口洋,并于此处投宿,故当年山口洋有多间旅馆,其包括皇后、良友、丽华、新和、澳洲、庐山、印华等。现在这些旅店有许多已不复存在,不过皇后旅馆仍然完好,二至四楼已成为燕子安乐窝。此外,还有幸福旅店、亚洲旅馆等还在继续营业。

在建设山口洋的同时,当地的华人也十分重视教育。在早期,山口洋华人建立的学校就有5~6间,即有中华公学第一校、第二校和第三校,南华中学、山口洋近郊的福律中华公学、新光明印华学校和咖啡山印华学校等。其中南华中学较为出名,该校自1948年2月25日办校至1966年4月22日被迫关闭为止,先后有32届毕业生,人数近千人,南中校友遍布世界各地。而在苏哈托政府严禁华文使

用的三十多年里,当地的华文教师在恶劣的环境中,还暗地坚持教学,现在是整个印尼师生资源最充沛之地。目前,山口洋华人所建的各种类型的华文补习班或补习学校多达十多个,主要有山口洋教师联合会补习班、南中校友会补习班、新光明印华学校、福律新生华文补习学校等等。

与印尼其他地区的华人一样,山口洋的华人很早就出于自身的安全,以及和衷共济的需要而逐渐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社团组织。早年,中华公会和中华商会是当地华人的最高机构,它们在服务华侨、每年的国庆节、集体结婚、象棋比赛,以及沟通当地政府,团结市民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此外,还有一些诸如江夏公所等宗亲会组织。目前,类似以往的中华公会那样的社团组织已经不复存在。除了诸如山口洋教师联合会、南中校友会、山口洋客家公会,以及一些专门办丧事的“死佬会”如义务互助社等比较活跃,还有一个设在雅加达的“山口洋地区乡亲会”,与当地的华人有某种联系。

中华传统的宗教文化,一直是山口洋华人得以生存与延续下来的精神力量。在山口洋的大街小巷,建有规格不同的寺庙,其数量众多,至使山口洋市被誉为“千寺之城”。在山口洋的中兴街口有一座名闻遐迩的大伯公庙,其建于1878年。据说该地的荷兰殖民当局起初不同意建立此庙,但后来殖民当局的首脑又同意建了,传说是他有一夜得到了大伯公的奇梦而至。大伯公庙建立的缘由,是早期山口洋在未开发前还是森林之地,来到此地的华人相信每个森林里都藏有神灵,所以必须建立一个寺庙保护这些森林之神。大伯公庙的主神是大伯公和大伯婆,手拿表示着权力与好运的“RU YI”,而主神的右边和左边各竖立着广泽尊王、安济圣王雕像,它们分别是药神和生命之神。除了大伯公庙,还有华光帝庙、观音庙、济公庙、三宝公和天皇庙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庙宇,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祭神和游神活动。

二、印尼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的展演

元宵大游行,是山口洋每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山口洋,从每年的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至正月十五日闹元宵,为时近半个月。该地华人在几个月前就成立了元宵筹备组,准备这半个月的庆祝活动。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起,为时半个月的春节元宵庆祝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正月十四日举行闭幕式,正月十五举行元宵大游行。

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活动,由来已久。据当地的华人说,此活动已经有251年的历史,即1757年时就有了。就笔者来看,这种游行不仅是华人庆祝其传统节日,也是当地不同族群之间交流,展示各自文化魅力和重要的宗教活动。因为,参加此游行的主要是华人,但也有达雅人和马来人等等。而参加游行队伍的既有各种舞蹈和礼仪的表演者,还有身穿鲜艳彩服、面颊穿透着大大小小银针或树枝等、坐在刀桥上、挥动利剑、频频作出许多震撼人心动作的乩童们。

可以说,元宵大游行其实在最初是华人的一种“迎神日”仪式,后来慢慢发展成“神人交汇”的盛大的多民族文化活动,它主要通过以下一系列活动而组成。

(一)金龙劲舞

元宵大游行的正式活动是从“金龙劲舞”开始的。在2011年的正月十五的凌晨4点半钟,山口洋的坐标“大伯公庙”广场前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随着庙里的一声重重鼓响,广场上空飘荡起“大富大贵大旺年,今年初一是新年,圆圆团圆又一年,迎春接福喜绵绵,新年乐乐继旺年……”的歌声,同时黎明的夜空闪耀着阵阵礼花和焰火。在欢快的歌声和五彩缤纷的焰火中,一条约五十米而闪耀着灯火的金色长龙上场了,在近四十名舞龙者的操作下,一会儿龙首挺胸昂首,追逐宝珠,飞腾跳跃;一会儿龙身漫游,时而入海破,时而飞入云端;一会儿龙头钻档,头尾齐钻……舞龙者的动作千变万化,真让人目不暇接。据在场的组织者介绍,以往的龙是用草或布做的,虽然很轻,但表现时容易损坏。现在都用竹子扎制,并配以内燃蜡烛或油灯,成为“火龙”。按节数来说,以前最多只有十一节,今年是十三节,制作工艺在不断地改进。“火龙”的目的是在夜间表演比较壮观。以前的舞龙者只有十多人,现在的舞龙者已经达37人了。一些在场的华人还告诉笔者,山口洋华人舞龙的历史很久了,虽在苏哈托时期不复存在,但自印尼改革以来又开始恢复起来,山口洋华人平时经常进行舞龙比赛。除了在元宵时舞龙,也在一些喜庆日子里舞龙,其目的是来祈祷龙的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二)花车游览

金龙劲舞大约展演了近半个时辰,天似乎已经微微发亮,元宵大游行便进入第二个活动“花车游览”。在当地警车一阵阵的警声开道中,花车浩浩荡荡地从大伯公庙广场前,沿着中兴街,一路向前进发。走在花车游览最前面的是仪仗队、自行车队和摩托车队伍,这是一组饶有地方特色的队伍,他们由军乐队和自行车队组成。军乐队在乐队指挥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着军乐鼓、举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步伐划一、昂首挺胸地唱着军歌向前行进,而紧跟军乐队的是自行车队、摩托车队,他们骑着五颜六色的山地车或摩托车缓慢地行驶在游行队伍之中。第一辆花车,载着兔年的吉祥物“提着红灯笼的小白兔”,紧随其后的是运载观音坐像的花车,只见慈祥的观音,正手拿花瓶,将“福气”尽播人间。在花车的游览队伍中,既有满载当地官员的花车,也有穿着绚丽民族服装的华人、马来人,还有坦露上身的山地民族达雅人的花车。不仅有靓丽华人女子装扮的“七仙女”、观音、济公等神仙,也有装扮成菜篮神、大伯公和树神等地方神灵的花车。而当地的达雅人也装扮成他们的各种自然神灵,展演在他们的花车之上。

花车队伍自大伯公庙前出发,从中兴街一直到亚答街,再到华都街,绵延了5~6公里。花车队伍中,有各式各样灯笼的彩车、各式各样民族建筑屋顶的花车,偶尔中间还夹有当地政府派出的消防车,它们一路行驶,一路鸣着笛声,

与在场的歌声、人声、笑声、汽车的轰鸣声融为一体,恰似一组协奏曲。

(三)乩童出巡

时针指向八点,元宵大游行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重要的时刻,即乩童出巡的活动。乩童,就宗教的观点,是指那些能够在宗教仪式中担任神明或鬼魂与人交通的媒介,其实质应该是中国古代专职的宗教职业者——巫师,即“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5]这是由祭祀活动,派生出来的介乎人与神之间、专门以沟通神鬼与人类之间的联系为职业的人。据当地华人介绍,这里的乩童多来自于华人和山里的达雅人,他们平时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与生活,只是在一些宗教仪式上才发挥他们异常的功能,比如他们可以用银针、树枝、钢丝等异物穿面颊、嘴唇、耳朵等,还可以用刀子插腹部,以利利器割手臂等,最奇妙的是这些人被异物穿皮肤或用利器割肢体时都不会出血。^①笔者曾在当场见证一组乩童的穿异物的神功。一位年纪在三十多岁,穿着白色背心和披着红色围巾的乩童,他正在表演给乩童用异物穿面颊。在穿异物之前,这位三十多岁的乩童手里捧着一些铁砂类的东西,只见他口中吹了一下口哨,然后将手里的东西朝地下扔去,随后手掌向上,口中还念念有词。当这位三十多岁的乩童做这些动作时,其他年纪大约在二十多岁的3~4个乩童,便一左一右地扭动着身躯。这时,这位三十多岁的乩童走到一位二十多岁的扭动身躯的乩童跟前,拿起随身带的银针先后穿过这个乩童的左右耳朵,又拿了两根一公分粗钢丝分别穿过其左右面颊。而最为奇怪的是,这位三十多岁的乩童还拿起早已搁在地上的大铁钩,将其钩穿在那位二十多岁乩童的下嘴唇上。看这个大铁钩,大约有手指粗,它与一个自行车轮胎的钢丝圈连接在一起。这个钢丝圈的重量至少有十多斤。这位被穿了4~5根异物的二十多岁的乩童,不仅没有出一滴血,反而拿起穿在他嘴唇上的钢丝圈若无其事的飞舞起来。

按照当前民间宗教对乩童类型的划分,可以分为文乩和武乩。文乩是以吟唱,帮助不明者解惑或帮病患者治病,而武乩则帮助人们驱妖避邪、镇鬼安宅,因此具有刀枪不入、法力无边的特殊功能。参加山口洋元宵大游行中的乩童是武乩,包括华人武乩和达雅人武乩。在这次元宵大游行中,有七百多个乩童,分别乘类似轿子的东西边走边表演,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则两脚踩在大刀上,有的用铁链穿进鼻子,游行队伍约3~4公里长。这七百多个乩童分别代表各路神仙,有许多神仙是来自中国大陆,诸如关公、观音、哪吒、齐天大圣等,还有客家人所信奉的“菜篮神”,以及山地民族达雅人的自然神灵如山神、树神等等。乩童们一路表演的种种慑人心弦的诡异动作,令在场的观众窒息而透不过气来,全场也似乎处于“神人交汇”的场景之中。

① 2011年2月17日笔者与林先生的访谈录。

三、印尼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的文化内涵

可以这样说,山口洋华人每年一度的元宵大游行活动,其实是当地华人对传统文化的遵守、对信仰的恪守,也是当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的产物。通过元宵大游行活动的展演,既表现出不同族群的文化属性,也反映了不同族群的文化心态及性格,还能从中觉察到当地民众对那超自然世界的想象与诠释,以及体现仪式从娱神到娱人的变迁过程。

(一)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民俗本身所要表现的,是民众精神心理方面的习惯、礼仪、信仰等民族现象。一般来说,各个民族的民间活动都是在该民族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以及风格习惯等条件下形成的。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活动,是当地华人庆祝新年的一种民间民俗事象,而活动过程中的各种展演实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活动历史悠久,至今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了。这种活动在苏哈托时期被迫停办,自2000年之后才得以恢复。据了解,元宵大游行在恢复初期还遇到许多阻碍,不过最终在华人社会以及友族的共同努力下,才正是得以复办。在元宵大游行中,中国龙、狮子舞、麒麟舞、红灯笼、十二生肖、琉璃瓦屋顶、牌坊等中华文化元素一一展现在参加游行的当地的华人面前,而诸如汤圆、年糕、钵饭等中华传统的美食,不仅引起在场华人的食欲,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有着这样独特的饮食文化。此外,各种神灵如观音、关公、大伯公、菜篮神等神像的出巡,使在场的华人们潜意识地认识到他们与其他族群有着不一样的崇拜习俗与信仰体系,从而使其文化认同得以建构。正像当地的一位老华人所说的:“我们老一辈的人就是希望借助于这种大张旗鼓的节日庆典活动,唤起华裔新生代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延续本民族的香火。”^①

(二) 不同族群文化的交流

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种社会活动或会众活动,它不仅具有活跃社会气氛,也同时具有文化交往功能,它既可以使同一种文化的人在此场景下加强其认同,也可以使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在文化活动中得以交流、沟通和互动,从而达到相互了解、理解和谅解。

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参加者不单单有华人,还有山地民族达雅人、马来人和爪哇人等族群参加。从华人与这些族群的历史关系来看,华人先民移居到西加里曼丹时起,他们之间就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一位学者曾写道:“早在罗芳伯时代(1772~1795年),从罗芳伯、张亚才到许多部下,都开始与达雅族、马来族通婚,后来成为西加的融合族群。”^②只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由于当时政府的别有用心,造成华人与当地的族群如达雅人的关系一度紧张。比如,1967年9月15日,苏哈托以对付北加游击队为借口,挑拨达雅人驱赶全部在西加里曼丹各村镇进行农业、农园建设的数十万华人,违背人权侵略华人先辈辛辛苦苦建立的住

宅和园地,造成多达数万华人死亡,十多万华人流离失所,成为20世纪最悲壮的一次反人权大事件,这就是史上所称的“红头事件”。不过,自苏哈托下台后,当地的达雅人已意识到这是受苏哈托军政府而利用所发生的事件,他们现在仍像其先辈那样加强了与华人来往,并支持华人为自己的生存与权力而斗争。其突出的表现是在2008年印尼的地方选举中,达雅人与其他选民一道先后支持华人黄汉山成为西加里曼丹省省长、黄少凡成为山口洋市市长。山口洋的元宵庆祝活动在前几年受到其他族群的阻挠,曾经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华人树立在市中心的一条巨龙也受到破坏,后来,经过各种努力,尤其是在黄少凡市长上任后协调各族之间的关系,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才逐步使华人的元宵庆祝活动走上正轨,不再受到其他民族的阻挠。而在这次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中,达雅人派出了许多辆颇具其民族特色的花车来参展,并组织许多歌舞表演者和乩童来展演他们独特的舞蹈、服饰和巫术。而其他像马来人、爪哇人等族群也组织了其游行的方阵,诸如军乐队、自行车队和摩托车队等,从而展现了山口洋多姿多彩的文化,并加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三) 巫文化的显现

一般认为,那种能游离于人神之间,而且还能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转换与交替中发挥着媒介或中介功能的,这就是巫。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阶段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而形成的。巫实质上反映了先民的信仰、幻想和心态。^③在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中,七百多个乩童各式各样的展演,其实也是巫文化的一种独特存在和表现的方式。

有的学者认为,巫文化是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沟通鬼神、传达鬼神之意和驱鬼逐疫而显示其神秘性。^④而在山口洋元宵大游行,七百多位乩童扮演着诸如齐天大圣、济公、三太子、关公、菜篮神、山神和树神等神灵,充当着神明或鬼魂与人沟通的媒介。他们在巡游中,手拿各种尺寸的银针、钢筋和木根,以及各种兵器如七星剑、鲨鱼剑、月斧、铜棍、刺球等等。他们除了表演异物穿肢体,还进行了“耍刀轿”的仪式。所谓“耍刀轿”,即扮演某神明的乩童,坐在由许多刀口朝上,椅背上还插着几根三角形令旗的刀轿上。有的乩童还在脚蹬和靠背上安放了好几把利刀,有的在左右扶手的位置上也安置利刀,使人感觉到这些乩童是坐在或站在利刀上的。这些乩童坐在这些以刀架起来的刀轿上,由刀轿夫(他们也是乩童)抬着他们出巡。在出巡时,坐在刀轿上的乩童有时会突然站起来,拿着利剑割自己的舌头、或用利剑刺胸、砍头等,或有的直接站在刀刃上,用脚使劲地蹬着刀刃。这些坐在刀轿上的乩童,在刀轿上所作出的各种动作,既显示了他那种所谓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同时彰显出他有着特殊的法力,而他们扮演着各种神灵以及对自己的躯体所作出的各种动作,更显示了他们作为神人沟

① 2011年2月17日笔者与林先生的访谈录。

通媒介的神秘感,这正是一种巫文化的集中表现。

(四)从娱神到娱人

从当地华人的叙说和查阅资料来看,早期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中虽然有娱人的功能,但娱神的色彩较为浓厚。比如,元宵节在山口洋被称为“迎神日”。也就是说,早期当地华人庆祝元宵节主要受鬼神观念的束缚。在元宵节这天,山口洋周边的神轿、刀轿都陆续汇集在山口洋大伯公庙。游行开始前,信众需向大伯公庙中的大伯公奉献三牲,顶礼膜拜,以便迎新祈福。这是一种祭奠神灵的仪式。如果在祭拜仪式中不虔诚,或不先举行之,将被认为是对神灵大为不敬的行为,不仅不能达到迎新祈福的目的,反而可能会速招来祸祟。在祭拜仪式中,巫师(乩童)们也需在此虔诚地祈求神灵,其目的是以获得刀枪不入的神力。在游行过程中,出游者从大伯公庙中抬出大伯公神像,簇拥着它向前行驶,而各类型的神仙、神灵坐像或雕像紧随其后。除各种神仙神灵外,乩童成为游行队伍中的主角。这些乩童在游行队伍中做出许多令人惊心动魄的动作,既表明他们与众不同,也给游行场面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气氛。可以说,早期的元宵大游行巫术鬼神观念极重,偏重于娱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先纯粹是华人参与的元宵大游行,其他族群如当地的达雅族、马来人等也参与进来。这些族群的加入,给以华人为主的元宵大游行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元素。比如,达雅人的自然神灵崇拜,以及马来人的歌舞、打击乐等等。尽管在元宵大游行中所祭祀的主要对象是鬼神,以及乩童仍在表演其神力,游行中却出现了许多载歌载舞的队伍。虽然大游行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娱神,但是那些能使人倾吐情怀,能使人娱乐心身的歌舞表演,无疑会使宗教的色彩在逐渐淡化,关爱人间、注重人间冷暖的世俗色调在增强。换句话说,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被赋予了許多现实的精神,其宗教精神已渐渐转换成一种陶冶性情的娱乐精神,并更加社会化与生活化。实质上,元宵大游行已从浓厚的娱神性逐渐过渡到娱人的阶段。

四、结论

华人移居山口洋的历史悠久,华人移居该地后,与当地的达雅人、马来人一起,开荒耕地、捕鱼种菜,设厂经商,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山口洋华人的元宵大游行,是山口洋每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这种大游行活动,是当地华人庆祝新年的一种民间

民俗事象,而活动过程中的华人各种展演实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而这些都将使华人族群的文化认同得以建构。参加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活动的,不单单有华人,还有山地民族达雅人、马来人和爪哇人等族群参加。这种参与,既展现了山口洋多姿多彩的文化,也加强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元宵大游行其实在最初是华人的一种“迎神日”仪式,后来慢慢发展成“神人交汇”的盛大的多民族文化活动。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中乩童们所表演的各种动作,既反映了当地民众斩妖除魔,也显示出他们一种远疾弥灾的朴素心态,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巫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族群的参与,山口洋华人元宵大游行已从早期的娱神逐渐过渡到娱人。□

[参 考 文 献]

- [1]袁霓.客家语言与文化在印尼几个地区的影响[N].(印尼)坤甸日报,2010-12-08.
- [2]林世芳.试论印尼西加华人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J].(中国香港)西加风云,2009.
- [3]冬忍草文.西加客家人生活点滴[N].印尼国际日报,2010-05-03(A7).
- [4]小隆文.1967年山口洋华人难民真人真事逃亡记[N].印尼国际日报,2010-08-06(A7).
- [5](汉)许慎,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6]李卓辉.西加华人的历史贡献和今后的发展[N].(印尼)坤甸日报,2010-12-25.
- [7]陈育燕.模仿中的期盼——以湄洲岛元宵“闹妈祖”舞蹈“耍刀轿”的乩童为例[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1).
- [8]刘冰清.巫文化与傩文化关系新探[J].怀化学院学报,2004,(3).

收稿日期 2013-11-10

[责任编辑 韦光化]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郑一省(1959~),广东梅县人,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西南宁,邮编:530006。